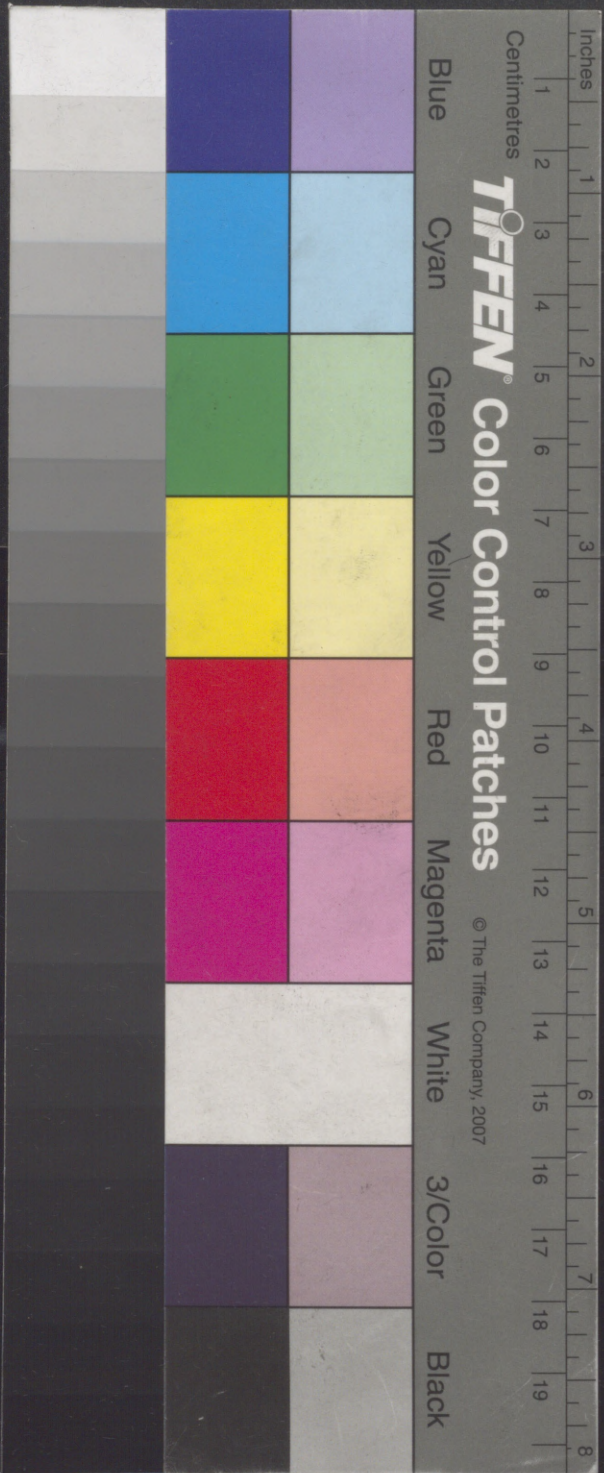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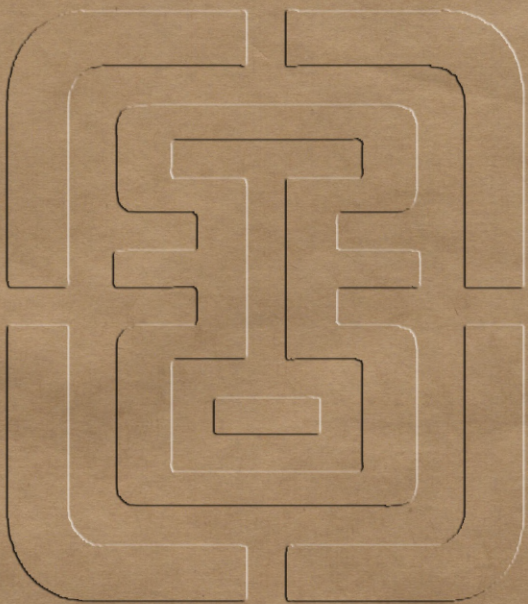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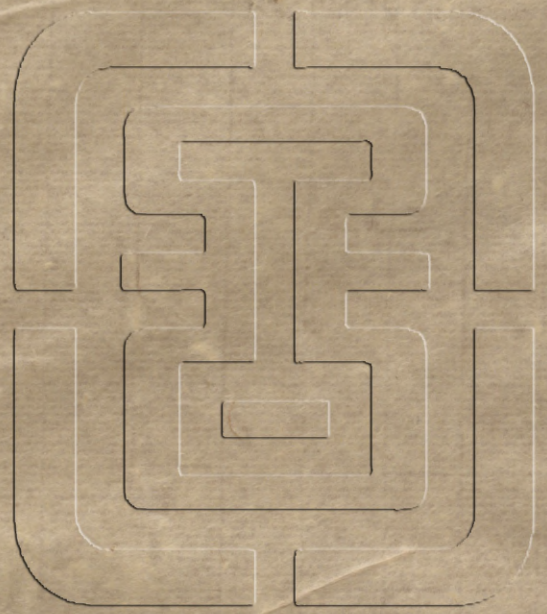




114-1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三十八

南菁書院

五經小學述一

武進莊述祖葆琛著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爲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爲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已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在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旣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巳成其宮廟也

詩疏十一之二

按說文巳巳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已訖之巳與辰巳之巳篆本同字廣韻巳辰名詳里切已止也此也甚也訖也羊已切又音似是音亦同也

箋謂已成宮廟然後築寢室似為已字假借故讀若已午之
已非謂已午之地也陸德明音義云似毛如字鄭音已午之
已孔說迂回難通失鄭義矣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
曰於穆不似此正已有似讀之證也

日本山鼎七經孟子攷文毛詩謂已成其宮廟也已下有地
字是箋已明言已地按正義引箋文無地字其反復左證以
釋已為已地明箋無地字也山鼎所見古本異者岳珂相臺
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諸本于經正文尚多脫誤而
況于注間有難曉解者以疏中字微足其義是宋時校經者
往往據疏增改注文如此類者不少已地成其宮廟于義難
通固不得以改本為正也

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注舟鮫官名正義曰舟是行水之器鮫是
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為官名也春秋疏四十九

按鮫海魚名非澤中所生說文籒禁苑也春秋傳曰澤之舟

大徐本作目小徐本作舟字之誤籒字又作馭周禮馭人音義云馭音魚

本又作魚亦作鮫同又音御是馭即鮫讀御蓋古音也鮫當

為鮫字之譌而疏就鮫釋之誤矣音義鮫音交亦誤呂氏春

秋上農篇云澤非舟虞不敢緣名舟虞即舟鮫

八曰匪頒之式注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為班布之班謂班賜

也元謂王所分賜羣臣也釋曰云元謂王所分賜羣臣者就足

司農班賜之義也

周禮疏二

按說文匪器似竹篋無分訓惟美有非音說文云美賦事也

从美从八八分之也八亦聲讀若頌一曰讀若非周禮借匪作美故鄭司農云匪分也又說文彗字訓別與班賦之義不類美班之式斯爲允矣

又按音義頌鄭音班徐音墳說文云頌大頭也从頁分聲一曰鬢也詩曰有頌其首周禮借頌作班說文云班分瑞玉从珎从刀故鄭司農讀爲班布之班詩有頌其首之頌乃讀符云反耳徐音誤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頌注匪讀爲分分頌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釋曰破匪爲分者米穀非是匪所盛之物又以爲盧宿市在道分頌義合故不爲匪也

周禮疏十六

按音義匪頌上音分亦如字下音班匪有讀如字者顯與注

背則大宰九式之匪頌賈釋陸音皆不之及其讀如字無疑故賈於此疏言米穀非匪所盛之物於彼但云就足司農頌賜之義明不破字也

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齋焉大國滅之將亾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注窺赤色魚勞則尾赤橫流方羊不能自安齋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此皆繇辭正義曰是賈逵之說杜用之也鄭眾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遊戲喻衛侯淫縱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齋焉二字宜向下讀之知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卽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其王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亾自相爲韻齋焉一字爲助句之辭且繇辭之

例未必皆韻此云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亾為韻又一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不與攘公之踰為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劉以為齋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

羊為縱恣而規杜過非也

春秋疏六十

按說辭羊與亾韻竇與踰韻廣雅云齋邊也高誘呂氏春秋

天子焉始乘舟注云焉猶於也顧甯人炎武曰言其邊於大

國將見滅而亾崩隳久於外故曰窺尾入國而縱恣故曰衡

流方羊文自明哲正義傳注曲為之說轉生擾耳窺是假借

字說文云窺正視也从穴中正見也正亦聲又云經赤色从

赤孛聲詩曰魴魚經尾或从貞作赫或从丁作刺乃本字也

漢書劉歆傳言左氏多古字古言此類猶存一二其為俗儒

所改者固不少矣惜哉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傳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于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正義曰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為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后来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主言后稷是姜嫄首子而已后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

文焉

詩疏十七之一

按傳達生也如與而通言姜嫄之子先凡人之生而生也正

義隨文解之轉增膠結箋所據蓋三家之說說文云牽小羊

也从羊大聲讀若達初學記引說文作羔羊子也狩五月生

羔也羣六月生羔也羣七月生羔也羣羊未卒歲也是唐時
 說文本如此后稷蓋七月而生故曰如羣箋云言易也非經
 旨下言易也至橫逆人道亦鄭箋正義誤以為傳不待十月而生故曰先生聖人神
 靈得天獨厚其孕之月已終故曰彌厥月凡人不及月而生
 者多有所折副蓄害天特以是顯其靈而康甯其禮祀故七
 月而生子無有折副蓄害也正義以先生為首子及謂先生
 者多難非是以其不及月而生故棄之聞其泣然後取之斯
 理之常且以承天意異之於天下也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傳震動夙早育長也正義曰震動夙早育
 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季左傳曰邑姜方震太
 叔哀元季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早者言其得福

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

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為韻同

按說文娠女妊身動也从女辰聲春秋傳曰后緡方娠詩及
 左傳皆作震假借字言早者即下所云先生如羣是也正義
 不得其解故辭多紆回矣

設局鼎注今文局為鉉古文鼎為密釋曰云設局鼎者以茅覆
 鼎長則束其本短則編其中案冬官匠人廟門容大局七個注
 云大局牛鼎之局長三尺又曰闔門容小局參个注云小局腳
 鼎之局長二尺皆依漢禮而知今此脈鼎之局當用小局也云
 今文局為鉉古文鼎為密者一部之內皆然不從今文故壘之

也儀禮疏三

按說文鼎部鬲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口聲周禮廟門容大鬲七箇卽易玉鉉大吉也一部一覆也从一下巫也巾部幘幔也从巾冥聲周禮有幘人大徐皆讀莫狄反由誤以鬲从一得聲也又一字下注云一今俗作冪不知冪卽冪字之譌周禮冪人字如此蓋一借幘耳禮器犧尊疏布冪注冪或作冪音義云幘本又作冪又作冪莫厯反此一借幘之徵古文借密爲一亦借蠶楚辭瑤漿蠶酌謂以巾覆酌蠶从虫冪聲或作密是冪乃一加重文或古籀說文脫也至鼎部之鬲从冪得聲說文冪古文作冪从冪从冪冪聲冪古文借爲鬲說文金部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鬲鬲文借爲鬲說文金部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鬲鬲鉉同義不同字與冪爲密自別也

司燿注故書燿爲燿杜子春云燿當爲燿書亦或爲燿燿爲私

火元謂燿讀如子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燿火謂

熱火與周禮疏二十八

司烜氏云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烜鄭司農云當

爲烜周禮疏三十四

按說文燿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燿周禮曰司燿掌行火之

政令烜或从亘繫傳烜字不在燿字重文下注云或與燿同

許氏誤以司烜氏爲司燿故曰掌行火之政令然燿从火霍

聲烜从火亘聲音本相近由杜子春破字讀司燿之燿爲燿

以致相混耳故書燿爲燿說文燿所以然持火也周禮曰以

明火熬燿也按華氏掌共燿契注杜子春云燿讀爲細目燿

之燿或曰如薪樵之燿元謂士喪禮曰楚燿置于燿在龜東楚燿卽契所用灼龜也燿謂炬其存火疏云子春燿樵皆從俗讀爲柴樵之樵後鄭音雀意取莊子燿火之義莊子燿火不息音義燿本又作燿音爵郭祖繳反向云人所然火也一云燿火謂小火也字林云燿炬火也子召反燿所以然持火者子約反是古人燿炬同字燿燿借音破燿爲燿失之遠矣燿人所然火故爲私火鄭注凡祭祀則祭燿云報其爲明之功禮如祭饗是燿亦當爲燿也莊子指窮於爲薪火傳也音義崔云薪火燿火也傳延也燿卽燿字民間相傳之火謂之燿火至改火乃取新火蒸燿而去其故祭燿祭始爲燿之人以明火蒸燿取其絜不用相傳燿火愚褻也司烜氏之烜故書烜爲烜字假借後鄭以燿烜聲近無以相別讀烜爲燿如司燿之燿從故書作燿則國火明火義自粲然不必破字以示異矣音義燿哉約反李又音灼烜劉音袁

說文燿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燿周禮曰司燿掌行火之政令从火萑聲重文烜或从亘此世所行徐鼎臣奉勅校定本也向疑許氏誤以司烜氏爲司燿及校韻會所引說文燿取火於日官名从火萑聲周禮曰燿掌行火之政令舉火曰燿韻會引說文多繫傳元本與今繫傳本異从火萑聲四字在周禮上可見周禮二句是後人所加非許氏本文也今本繫傳从火萑聲四字在舉火曰燿上餘同大徐本而烜字不爲燿之重文埤部未注或與燿同是小徐本又以舉火曰燿爲

異說故在从火霍聲下也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湯得伊尹祓
之於廟燬以燿火爨以犧豕高誘注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
令火者所以祓除其不祥置火於桔皋燬以照之爨以牲血
涂之曰爨燿讀曰權衡之權周禮音義司燿古喚反無權音
史記封禪書通權火注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絜皋矣
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祀五時於
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索隱云權如字解如張晏一
音燿周禮有司燿燿火官非也是權火不當讀燿也權火狀
若絜皋故取義於權而高誘釋以司燿之燿故書燿爲燿杜
子春讀爲燿如燿爲權火不得謂之私火矣又犧豕爲宗廟
之牲則燿火宜爲祭祀之火或司烜氏墳燭庭燎之類顧引

周禮掌行火之政令以國火證之非其義也蓋許氏本文但
有取火於日官名从火霍聲十字取火於日官司烜氏也烜
與燿同至舉火曰燿或存異說讀權衡之權義猶可通又引
司燿之文則剿說相襲之譌也故欲治經必先治小學而後
可

凡卜以明火爇燿遂餼其燿契以授卜師遂役之注杜子春云
燿讀爲英俊之俊書亦或爲俊元謂燿讀如戈鐔之鐔謂以契
柱燿火而吹之也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釋日子春云燿
讀爲英俊之俊者意取荆樵之中英俊者爲楚焯灼龜也後鄭
讀燿爲戈鐔之鐔者讀從曲禮云前其鐔意取銳頭以灼龜也

周禮疏

二十四

按說文焮然火也从火爰聲周禮曰遂齋其焮焮火在前以焮灼龜士喪禮卜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焮置于焮在龜東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焮席者在塾西席于闈西闈外宗人告事具涖卜卽位于門東西面卜人抱龜焮先奠龜西首焮在北宗人授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許諾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命龜與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與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卜龜儀節見於經者此爲最詳曰楚焮曰焮而已故筮人掌供焮契以待卜事注云楚焮

卽契所用灼龜也杜子春謂契爲契龜之鑿似契別是一物按毛詩爰契我龜傳云契開也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是契龜卽灼龜儀禮注云楚荆也荆焮所以鑽灼龜者焮炬也所以然火者也焮契謂契之然者周禮不言楚焮華氏以華命官華以楚爲之以其物謂之華以其用謂之焮用以契龜故其職但言供焮契而已焮或作俊假借字疏隨文解之誤躡亦借音後鄭訓焮爲然無取於銳也音義焮吐敦反又徒敦反又在閏反又祖悶反一音純李音祖館反焮音俊又存悶反又祖悶反李祖館反是焮讀有與焮音同者周禮言焮儀禮言焮說文焮明也明亦然也按儀禮楚焮置于焮下言執焮卽華氏也又言卜人抱龜焮始授卜者又言卜人坐作龜

作龜必揚火言燹則楚焯可知楚之然者謂之焯義亦可通也

祭表貉則為位注貉師祭也貉讀為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釋曰云貉讀為十百之百者鄭以聲讀之必名此祭為貉者以其取應十得百為十倍之義

周禮疏十九

按音義云貉莫駕反鄭音陌後表貉皆同是貉舊讀禡鄭康成讀為陌也大司馬有司表貉注鄭司農云貉讀為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為禡後鄭不改而肆師則不用先鄭說貉陌本同音故以本音讀陌古無陌字陌即東西為陌之陌故陸音陌說文云佰相什佰也俗本什佰作十百非

又按甸祝表貉之祝號注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為禡釋曰子春云讀為百爾所思之百讀從毛詩後鄭從之增成其義音義貉莫駕反注禡同不釋杜讀而肆師又云鄭音陌後表貉皆同則甸祝後鄭亦讀陌矣

夾兩階阼傳堂廉曰阼士所立處正義曰堂廉曰阼相傳為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

尙書疏十八

按說文阼廣阼也从阼已聲阼古文阼从戶夾兩階阼之阼正當作阼凡階皆在堂廉之前王者內陞則廉盡階階在廉內如人之顛故曰階阼猶言賓階面阼階面也傳堂廉曰阼確不可易蓋亦漢時舊詁也至从戶之阼別是一字當入戶部古文戶阼字相近今本說文誤以阼為阼字重文亦以尙

書夾兩階阼隸古轉寫作阼不知階阼取義於阼與戶無涉也廣雅釋室云秩阼磷砌也爾雅秩謂之闕注門限也玉篇楚人呼門限曰磷漢書外戚傳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干結反說文無砌字西都賦釗砌注引漢書作砌秩磷砌皆是門限則阼非堂廉阼从戶从巳巳亦聲已止也與限从艮同張衡西京賦金阼玉階注引廣雅阼砌也明阼用黃金塗階則以石為之注尚書者以廣雅易傳謂切為階失之矣玉篇阼部阼與之切廣阼也長也字書云美也戶部阼牀已切砌也爾雅曰落時謂之阼亦作扈不以阼為阼重文則今本說文阼下阼古文阼从戶後人羸入無疑堂涂十有二分注謂階前若今令贊祓也釋曰鄭云若今令贊

祓也者漢時名堂涂為令贊祓令贊則令之博也祓則博道者也周禮疏四十二

按音義云祓音階類篇示部祓柯開切說文宗廟奏祓樂衣部祓居諧切堂涂鄭康成曰若今令辟又柯開切亦引說文宗廟奏祓樂舛駁殊甚說文示部祓宗廟奏祓樂从示戒聲衣部無祓字廣韻祓釋典有衣祓古得切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衣祓孤得反相傳云謂衣襟也未詳所出明祓字惟釋典有之類篇誤讀鄭注又沿陸音遂混祓祓為一字耳令贊祓之祓即鍾師奏祓夏之祓祓陔互相借注从衣音義音階皆非是祓當从示古哀切借作陔說文陔階次也堂涂絛博夫為階次故曰令贊祓無取乎衣祓之義也

夫角之本蹙於剗而休於氣周禮疏四十二

釋文云剗乃老反又作腦

按說文腦頭體也从匕匕相匕箸也𠃉象髮凶象腦形玉篇
腦奴道切頭髓也或作腦亦作腦攷工記作剗於六書無所
取義但相傳以為古文奇字而不敢易不知腦从匕从凶
即古文凶字字作𠃉是古文腦當作𠃉故隸譌作剗或从凶
耳凶既象形則腦為會意許氏於腦下又以象形說之誤矣
旬而見注旬當為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
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易說卦坤為均今亦
或作旬也正義曰旬而見者旬均也謂大夫命士適妾生子皆
以未食之前均齊見又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雖見有先後

同是未食之前故云均而見禮記疏二十八

按鄭義以旬而見為大夫命士子見之禮冢子未食而見適
子庶子已食而見為天子諸侯子見之禮故讀旬為均以前
經證之知不然者夫入食如養禮謂未食而見見而後入食
也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餽謂已食而見徹夫
婦之餘使妾餽也適子降於冢子亦夫婦禮食而後見經雖
無明文可以類推接子禮云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適子與
冢子猶有別況庶子乎若云適子庶子均而見則天子諸侯
之適子庶子其見之禮本同唯世子禮異故鄭謂尊別世子
雖同母禮則異不得謂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均而見也禮三
本記曰大夫士有常宗記言此以明命士以上必有宗故重

豕于其名之也既曰欽有帥又日記有成必執其右手以示
將授之事而適子庶子則無辭但循其首而已自天子諸侯
至於大夫命士皆然鄭乃以均而見為辟人君謂大夫士名
子之禮豕庶無辨失其義矣旬當為旬字之誤說文旬目搖
也从目勻省聲或从旬作眴玉篇旬同說文胡絹切又眴徒
賢切大戴禮人生三月而眴又胡涓切眴从目从勻即旬文
不省玉篇誤以為兩字耳盧景宣大戴禮三月而徹眴注眴
精轉視兒亦與目搖解同是旬誤旬眴即旬之證也蓋旬而
見申上三月而見之義白虎通義云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
物有變人生三月日煦亦能咳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可
知而名之煦亦眴字之誤

家語本命篇云三月而微煦王肅注煦精轉也大戴禮盧注亦云微

或為微說苑辟微作達譌眴作眼是徹或為微或為達而煦眼則皆眴字之誤也

記言此明名子所

以必三月之末而豕子與適子庶子見有先後為天子諸侯
大夫士之達禮且以明大夫命士之必有宗與適子庶子祇
事宗子宗婦章可以互相發明也

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
四方男子所有事也正義曰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
難故云所有事然射禮唯四矢者謂天地非射事所及唯禦四
方故止四矢

同上

按白虎通義姓名篇云天子大夫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
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是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
本當絕讀射皆如字音義以下射字屬下讀食亦反誤禮射

唯四矢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箋云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禮大射鄉射皆挾棄矢皆象有事於四方而射必張侯侯必北面則負子之射亦必有侯侯亦北面可知特以禮射四矢故止言四方負子射六矢故兼言天地耳鄭注孔疏本自明哲而俗師沿音義之誤失其舊讀射義重天地四方四字白虎通義引韓詩內傳重上下四方四字射字屬下讀亦言六矢取數於上下四方射皆讀如字上下四方是射名蓋一矢為天射一矢為地射其四矢為四方射猶司儀之天揖時揖土揖皆揖之名也

祭祀之美齊齊皇皇注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正義曰皇氏云謂心所繫往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繼屬故齊齊皇皇然

禮記疏
三十五

按說文云睢光美也从日往聲釋詁云睢睢皇皇美也鄭以上言語之美既云皇皇此祭祀之儀當為睢睢故讀如歸往之往非必取義於心有所繫往也原皇氏之說亦有所據詩烝烝皇皇箋云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睢睢睢睢猶往往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詩正義引釋詁作往往皇皇是直以睢為往矣故以皇皇為往往然鄭以皇為往箋言睢睢猶往往之義矣必言皇當作睢是皇皇不得直詁為往往而皇皇可假借為睢睢耳玉藻廟中齊齊注恭愨兒也齊齊不必定訓為嚴正其則睢睢亦不必定訓為繫往自不明六書有諧聲壹以會意釋之穿鑿附會之病固非獨王介甫字說為然矣

以習五戎班馬政注五戎謂五兵弓矢及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棗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禮記疏十七

按呂氏春秋作狡馬無政字注云狡擇也為將田故習肄五

兵選擇田馬使堪棗也下七騶高鄭皆以為趣馬周禮校人

掌王馬之政注政謂差擇養棗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又趣

馬掌贊正良馬注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謂馭夫之時

又校人秋臧僕注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元

謂僕馭五路之僕此馬政即校人秋臧僕之政趣馬佐之是

也當從禮記作班馬政與校人夏頒馬夏小正五月頒馬義

異狡與蒐按同狡為春田名又狡擇毛物即頒馬亦不當在

季秋也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注僕戎僕及

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為之載旌

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

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旟

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同上

司徒摺扑北面誓之注誓眾以軍法也同上

按呂氏春秋作咸駕載旒旒與受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

摺扑北鄉以誓之注僕於周禮為田僕掌御田輅七騶於周

禮當為趣馬掌良馬駕稅之任無七騶之官也田僕掌佐馬

周禮作車之政令獵周禮者揚周禮者植周禮旒故載旒也輿眾也眾當受

田車者各以等級陳於屏外也淮南僕作大僕載旌作戴荏

整設作皆正設誓作贊旂旌同在誤高注但解載旂而不言旒是高讀咸駕載旂絕句旒字衍輿卽旒異文毛詩旒維旒矣傳云旒旒所以聚眾也則旒輿皆可訓眾義實同也當從高以輿及旒屬下讀云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旂者言布臧僕之政也司常旂車載旂注旂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則載旂爲田僕矣謂大僕及戎僕者皆非也七駟秦官左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駟屬馬注六駟六閑之駟諸侯有六閑馬天子十二閑而七駟知與杜義異也國語謂乘馬御爲贊僕或卽趣馬所謂贊正良馬者與趣馬掌駕說之頒則駕者宜爲趣馬矣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駟則六駟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駟爲七故爲七駟

見正義

亦約略言之耳云旒授車以

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摺扑北面誓之者言聽獮田之誓也鄭注大司馬中冬大閱引此文云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鄭蓋謂此爲大閱之誓而聽誓者爲羣吏也其實不然然以此益見古人序事之密無一字虛設上云以習五戎知先治兵而後獮田又云咸駕載旂知乘田路非戎路此云旒授車知爲鄉遂之眾非軍吏諸帥也司常言大閱則曰州里建旒縣鄙建旒大司馬言治兵則曰郊野載旒百官載旒鄭注一云鄉遂之官互約言之二云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鄉大夫也載旒者以其屬衛王也以此約之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

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則旄較旛爲正故高破旛訓眾也又載旌非大閱司徒之誓當爲獮田之誓大司馬職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注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灋之罰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疏謂據漢田律而言秦制或亦然與下苗田獮田皆云如蒐田之灋則三時皆誓民唯大閱乃有斬牲之誓羣吏聽焉非此摺扑之誓明矣書曰扑作教刑乃謂誓眾以軍灋皆鄭注之不可從者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厲飾謂戎服尙威武也今月令獵爲射同

按呂氏春秋作乃厲服厲飭獵作射淮南作厲服廣飾注是

月天子尙武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也挾皆作操

月令行糜粥飲食無注

檀弓餽粥之食無注

內則餽醢注醢粥也或以醢爲醴注釀粥爲醴黍醢注醢

粥糗餌粉醢注糗擣熬穀也以爲粉餌與糗此記似脫周禮

羞遷之實糗餌粉羞羞豆之實醢食糝食此醢當爲節以稻米

與狼臠膏爲節是也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

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注此周禮糝食也取稻米舉

糝淩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爲醢注狼臠膏臠中膏也以煎

稻米則似今膏履矣此周禮醢食也此醢當從節

士喪禮夏祝鬻餘飯注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為鬻也
既夕禮夏祝徹餘飯注徹去鬻 又歆粥注粥糜也

邊人羞邊之實糗餌粉養注故書養作茨鄭司農云糗熬大豆
與米也粉豆屑也茨字或作養謂乾餌餅之也元謂此二物皆
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養糗者搗粉熬大豆為
餌養之黏箸以粉之耳餌言糗養言粉互相足

醢人羞豆之實醢食糝食注鄭司農云醢食以酒醢為餅糝食
菜餼蒸元謂醢養也內則曰取稻米 云云 又曰糝 云云

釋言餼餼也注糜也 鬻糜也注淖糜 春秋僖二十八年傳正義引釋言糜皆作糜唐

石經作糜

僖二十八年傳甯子職納橐餼焉注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

衣食為己職橐衣囊餼糜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

昭七年傳餼於是鬻於是以餼余口注於是鼎中為餼鬻餼鬻
餼屬言至儉

孟子飡粥之食注飡糜粥也

荀子禮論酒醴節鬻魚肉未藿酒漿注節鬻未藿喪者之食

管子山權數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檀賣子者注檀章延

反糜也

莊子讓王同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 藜羹不糝呂

氏春秋慎人同

呂氏春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注陰氣發老年衰故共
養之授其几杖賦行飲食糜粥之禮今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

粉粢是也盧校糜作糜禮本作惺

淮南天文訓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桴鬻注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桴鬻音浮欲粥也道藏本無桴鬻以下三字時

則訓仲秋行桴鬻飲食無注

方言糞飶食也陳楚之內相謁而食麥饘謂之糞楚曰酢凡陳

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謁而餐或曰飶或曰飶秦晉之際河陰之

閒曰饑饉此秦語也注饘糜也晝飯為餐謁請也今關西人呼

食欲飽為饑饉 餽託庇寓媵寄也齊魯宋衛陳晉汝潁荊州

江淮之閒曰庇或曰寓寄食為餽凡寄為託寄物為媵注傳曰

餽予口於四方是也 餌謂之饀或謂之資或謂之飴或謂之

餽或謂之飴 餅謂之飴或謂之饀饀

釋名糜煮米使糜爛也御覽作糜爛 粥濯淖同盧作濁據太平御覽改按爾雅郭注鬻淖糜作

是於糜粥粥然也 寒粥末稻米投寒水中育育然也御覽無育育然

三字上粥粥當作育育亦可見粥讀余六反也 餅并也波麥麩使合并也胡餅作之

大漫洹也亦言以胡麻箸之本作上也蒸餅湯餅蝎餅髓餅金餅

索餅之等本作屬從一切經音義改各隨形以名之也糝黏也相黏教也餌

而也相黏而也沈豫曰澹淡就形名之也糞漬也蒸燥屑使相

潤漬餅之也 肺臚本作臚盧據御覽改臚饋也以米御覽作全米糝之如膏

饋也

按說文鬻與糜鬻與鬻鬻與餽部居各別而經典皆公字聲

之譌其譌實始於漢時隸書隸釋載王純碑鬻鬻作粥糜 魏晉以後為小

學者展轉相循或重文而析為數字或兩字而併為重文歧

誤舛錯莫可辨識今列許氏說於左方而以諸家異同疏於其下俾習小學者攷焉

說文彌部鬻健也从彌米聲武悲切臣鉉等曰今俗鬻作粥音之六切雍熙本鬻健也从彌米臣錯曰今俗作粥古或借此

為賣鬻字閩六反繫傳本按字書粥或讀余六切或讀之六切無讀閩六反者小徐祝音職六反此六字誤二徐鬻皆讀麩繫傳鹿部鬻鬻也从彌毓聲余六切鬻

或省从米作鬻雍熙本鬻鬻也从彌毓聲臣錯曰麩即鬻也融六反繫傳本餘同上按一切經音義摩登伽經鬻又作粥古文精今作粥同之六反說文粥麩也是唐以舟說文此注鬻作麩小徐猶是舊本故云麩即鬻也蓋當時誤讀鬻為鬻又以為買賣之賣相公已久故借麩聲以別之漢晉人注經傳者多如此俗皆妄改作麩自是鬻鬻也从粥侃聲諸延

从麻从米得聲之字遂混而為一矣鬻鬻也从粥侃聲諸延切鬻或从食衍聲作飭或从干聲作飭或从建聲作健雍熙本繫

傳同臣錯曰此今饘字春秋左傳曰饘於是鬻於是遮延反此饘

饘之誤以檀弓音義正繫傳同鬻健也从彌古聲戶失切雍熙本臣錯曰春秋左傳曰以飭其口本當作此鬻魂徒反此鬻餽之誤

以上鬻鬻之異名

說文米部糜糝也从米麻聲靡為切雍熙本臣錯曰糜即粥

也美皮反此鬻糜之誤按繫傳於鬻下注云糜即鬻也以釋許氏解鬻為糜此又云糜即粥也謂糜為鬻是小徐但見說文舊本而糝饘之不同糝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字麩糜之不同聲殆未誤攷耳

从米甚聲桑感切籀文糝从替作糝古文糝从參作糝雍熙本同臣錯曰孔子厄於陳蔡藜羹不糝也

食部饘糜也从食亶聲周謂之饘宋謂之餽諸延切雍熙本臣錯曰春秋左傳饘於是也遮延反檀弓音義饘本又作飭之然反說文云糜也周

謂之饘宋衛謂之饘諸家皆謂饘即粥或疑如尚書鳥獸毛之飶費部作饘毛部又作雉然以二徐所載本文攷之一訓饘或作糜皆从米聲一訓糜从麻聲聲既各異又饘訓饘糜訓糲義亦不同且轉注為六書之一饘饘轉注而饘注糜糜注糲不轉相注安得以饘饘為古今字乎夫羞豆之糲與喪食之饘饘有吉凶之別而鄭注禮破醢為饘與糲同科蓋饘饘互易承譌已久此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饘乃糲字解當作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饘以此糜也與糲糜也聲字相近校書者不知糜糜之異又習見糲多作饘遂移其解於此耳知此則糲饘之誤可類推矣

以上糜饘之異名

說文彌部糲涼州謂糲為糲从彌機聲莫結切糲或省从末

作糲

雍熙本

涼州謂糜為糲

糜亦糜字之誤

彌悅反

繫傳本

糲鼎實惟

葦及蒲陳留謂饘為糲从彌速聲糲或从食束聲作餽

雍熙本

同臣錯曰謂菜為菽義同此葦初生其筍可食孫卜反

按許

為鼎實本易鼎九四覆公餗惟葦及蒲約詩韓奕其菽維何維筍及蒲陳留謂饘為速糲則別國方言各自為義而臨人疏

引鄭易鼎卦注云糲謂之餗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為菜也是八珍之食同鄭司農說與周禮禮記注異此亦饘餗之誤故以饘為糲類云糲謂之餗也

西部醕黍酒也从酉也聲一曰話也賈侍中說醕為饘清移

爾切

雍熙中繫傳作賈侍中曰為饘清

以爾反

按饘是饘字之誤

以上饘糲之類

說文彌部糲粉餅也从彌耳聲仍吏切糲或从食耳聲作餌

雍熙本

繫傳同 臣錯按周禮羞遵之實有糲餌粉糲注粉稻米餅之

曰糲又劉熙釋名云蒸燥屑餅之曰糲臣錯以為皆非也夫

粉米蒸屑皆餌也非糲也許慎曰糲稻餅也臣謂炊稻米爛

乃擣之如黏然後蒸之不為粉也粉糲以豆為粉以糲糲上

也餌則先屑米為粉然後浚之故許慎云粉餅也糲之言滋

也熙也欲其柔釋其疑作而大也餌之言珥也欲其堅潔而淨若玉珥然也諸家之說莫精於說文也然待反

食部餅麩養也从食并聲必郢切雍熙本臣錯曰麥曰餅比

郢反 養稻餅也从食次聲疾資切養或从齊作饑或从米

作柔雍熙本疾咨反臣錯曰或借為齎盛之齎也

米部糲糜和也从米覃聲讀若郢徒感切雍熙本繫傳郢作譚

特感反

又食部飴米粦煎也从食台聲與之切籀文飴从異省作糝

雍熙本臣錯曰粦牙粦也寅之切 飴飴和餲者也从食易

聲徐盈切雍熙本似傾反 餲熬稻粳糧也从食散聲穌旱

切雍熙本臣錯曰楚辭秬枚蜜餌有粳糧也思但反

麥部糲熬米麥也从米臭聲去九切雍熙本臣錯曰燻乾米

麥也韻會 臬春糲也从日米其九切雍熙本繫傳闕

本也

黍部黏黏也从黍古聲戶吳切黏或从米作粘雍熙本

以上糜醴之類

玉篇粥部鬻羊六切鬻賣也又音祝說文又音糜廣韻一屋

作粥亦姓周有鬻熊為文王師案說文鬻本音糜鬻賣也亦

糜也粥上同余六切是玉篇音糜亦糜字之誤也 鬻之六切

糜也又以六切或作粥鬻同上廣韻一屋鬻說文鬻也余六

鬻居言切粥也或為健廣韻二十二元健粥也亦作舒居 鬻

諸延切粥也 鬻戶徒切健也或作糊 鬻亡達亡結二切

是青經孫寶編 五經小學述一

食部饘之延切糜也饗同上廣韻二仙饗厚粥也諸延切饘上同是饗饘併為一字矣

餈戶吳切

米部秣糜也說文作糲音同糲糲扶牛切糲也謀切糲糲

按說文糲健也玉篇聲雖轉脂入尤猶存古訓且古均之尤同部此亦糲糲聲近而相通之一徵也 糲之延

切亦作饘檀同上 糲力鳩切糲梳梢餼也廣韻十八尤梳

也按梳說文糲省作糲又省作梳亦作精淮南天文訓戊子受制則行糲糲時則訓仲秋行糲糲既作糲糲當作梳是糲梳即糲糲字而俗本淮南注已音浮欲魏晉以後又讀浮流以為餼之異名聲字譌異日以滋多而六書之義亡矣

黍部黏戶都切黏也廣韻十一模黏黏也粘

西部醕余支切米酒也甜也清酒也廣韻五支醕酒也戈支

酒移爾切

石附鬻糲字類異同

玉篇鬻粉餅也如至切或作餌廣韻七志餌食也說文粉餅也仍吏切鬻上同

食部餅卑井切麪糲也廣韻四十靜餅必郢切又麪索麪出食苑 餌如至切

食也餅也餅也 饗糲也思敢切 糲疾資切糲餅也饗

同上廣韻六脂糲飯餅也疾資切饗上同 糲莫波切糲食也出異字苑廣韻八戈

糲同莫廣韻六豪糲古勞切糲糲

米部糲息感切以米和糲又粒也糲古文糲籀文廣韻四十

糲墨子曰孔子厄陳藜羹 糲在茲切稻餅又音咨稷也廣韻四十

玉篇米部無糜字廣韻五支糜靡為切糜粥按廣韻以糜為

於字書矣不知鬻音麩武悲切在脂部糜靡為切在支部廣韻部分原自井然而說文一从米聲一从麻聲亦何嘗自亂其例邪且餅為糲類玉篇廣韻皆云餅糜則糜之為餅餅之為糜雖無可攷由餅以推餅糲之等知餅必不可併於糲至

玉篇米部不收糜字豈以彌部鬻字注云說文又音糜遂以糜為鬻之重文而併之邪然玉篇重文各以偏旁往往三四見獨併糜於鬻此又必無之理也總之賈許之學至魏晉而淆在好學深思者得間以求之耳

右附糜饘字類異同

經典釋文禮記檀弓饘本又作飢之然反說文云糜也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饘 粥之六反徐又音育字林云淖糜也月令糜亡皮反粥之六反字林羊六反內則饘之然反厚粥也 醎羊支反薄粥也 粥之六反又羊六反 糗起九反又昌糾反 餌音二下同 醎讀曰饘又作節之然反又之善反 養本又作粢自私反下同 糝西感反 和糝上胡臥反下三敢反下同 醎讀為饘之然反又之善反注饘同 饘本又作饘又作履並同之然反又

音贊

儀禮士喪禮鬻本又作粥之六反又音育 既夕禮餌而志反 粥之六反劉音育 糜亡皮反周禮籩人餌而志反資財資反餅必領反 醎入糝素感反醎音速饘之然反 春秋左氏隱十一年餽音胡鬻也說文云寄食 鬻本又作粥之育反又與六反 糜亡皮反 按此音誤也既云亡皮反字當作糜 昭七年饘之然反爾雅餽饘也 鬻之六反孫炎云淖糜也 餽音胡 莊子讓王飢之然反字或作饘廣雅云糜也一云紀言反家

語云厚粥一音干謂干餅 粥之六反又音育
爾雅釋言餽尸吳反說文云寄食也 饘之然反

糜靡為反粥之稠者曰糜 鬻之六反字林亦作粥云淖糜
也又與六反

按陸氏釋文古今並錄諸家異讀采拓渺遺其間紕繆未遑
是正故糜糜莫辨餐餐不分然由是可知許解鬻以糜鄭注
醢以饋饘有餅訓展有贊音其為功於小學亦不淺矣

膏部辜孰也从膏从羊讀若純一曰鬻也常倫切篆文辜作
辜 雍熙本 臣錯曰孰諄鶉惇敦从此會意是倫反

夙部孰食飪也从夙辜聲易曰孰飪殊六切 雍熙本 臣錯曰
辜音純孰也从手夂取是孰也會意成育反食部飪六孰也

从食王聲如甚切古文飪作亦古文飪 雍熙本 臣錯曰

論語曰失飪不食而沈反又曰恇心所齋卑下也而沈切說
文如甚切又按李舟切韻不收此亦古文飪字惟於侵韻作

人心切寢韻作人向切並注云說文下齋疑此重出 按韻會

文火孰也本作飪从食王聲引論語失飪不食不
言徐曰是論語曰七字許氏本文臣錯曰三字衍

彌部鬻膏也从彌者聲章與切鬻或从火作煮鬻或从水在
其中作鬻 雍熙本 臣錯曰

又膏部建首膏獻也从高省曰象進軌物形孝經曰祭則鬼

膏之凡膏之屬皆从膏許兩切又普庚切又許庚切篆文膏

作膏 雍熙本 臣錯曰尚書曰膏多儀儀不及物惟曰弗膏膏

獻也獻於上也故从高軒庚反

土部壘射臬也从土臺聲讀若準之允切雍熙本臣錯曰所繫傳同謂壘的也今多借準主閔反

玉篇臺市倫切熟也臺同上音部

廣韻臺說文曰孰也凡從臺者今作享同十八諄

玉篇音虛掌切覲也當也獻也孝經曰祭則鬼音之今作享

享同上俗作烹本誤又許庚匹庚二切亭籀文音部首

廣韻享通也或作音許庚切又匹庚許兩二切十二庚享賁也

俗作烹撫庚切又許庚許兩二切同上音許兩切獻也祭也臨

也向也歆也書傳云奉上謂之音亨上同亦作享三十六養

按音獻之音許兩切音飪之音普庚切音通之音許庚切本屬一字

篆作亭隸變作享或省作亨漢張公神碑元亨利貞作享劉

熊碑子孫享之作亨竝見洪氏隸釋非若今字享必讀許庚

享必讀許兩也至从臺之字亦作享而臺不復見經傳矣唯

鄭氏周禮司裘注有臺字音義云諸允反本亦作準乃壘字

之假借也內則有滫熬滫毋鄭訓滫為沃以下煎醢為熬沃

之以膏為滫義元可通竊意滫熬滫毋亦糝醢之類滫為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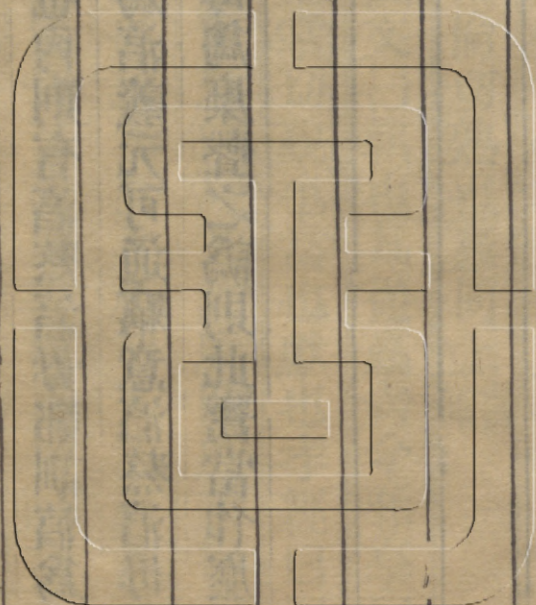
字之借母為糜聲之譌則此鬻當作糜非鬻鬻之鬻識以俟

攷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二十八終

湘陰吳光堯校
長沙王先慎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二十九

南菁書院

五經小學述二

武進莊述祖葆琛著

肝管取狗肝一臆之以其管濡炙之舉燠其管不蓼取稻米舉
 糲交之小切狼膈膏以與稻米為醢注管腸閒脂舉或為巨狼
 膈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臠矣此周禮醢食也此醢
 當從飭正義曰舉皆也謂炙管皆燠也則似今膏臠矣者似漢
 時膏臠以膏煎稻米鄭舉時事以說之云此醢當從饗者此內
 則及周禮醢之字當從飭字以醢是粥非是膏煎稻米故改醢
 從飭也

禮記疏
二十八

釋文肝管音遼徐音勞臆之音蒙舉焦字又作燠子消反糲
 息酒反又相流反又息了反濞所九反狼膈昌錄反徐又音

燭爲醢讀爲饗之然反又之善反注饗同臆音憶屨矣本又作餐又作屨並同之然反又音贊

按鄭注以肝膏爲八珍之一醢與糝爲周禮之醢食糝食賈公彥醢人疏云饗糝二者皆有肉上糝餌無肉則入籩此餌米肉俱有名之爲糝卽入豆是糝有肉醢亦當有肉矣鄭亦以醢食糝食皆有肉不同糝餌粉饗故內則與八珍並記之然醢讀之然反當從醢麋之醢不當從饗籩之饗則醢饗不辨其來久矣又謂狼臠膏爲臠中膏鄭注獸人冬獻狼夏獻麋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狼膏唯見於此麋之用見於經傳者甚多不必膏也又羞豆之實四時之祭皆有之不必冬夏鄭注四時之膳膏曰牛膏薤犬膏

臠雞膏腥羊膏羶不言麋膏狼膏且麋卽有腥狼宜用脯易言雉膏亦斟雉以膏非謂雉之膏則狼臠中膏亦所未詳也上脂膏以膏之疏云疑者爲脂釋者爲膏以膏沃之使之香

美則膏無所用小切矣說文無臠字从蜀从昔之字聲相近

周禮籩魚鼈音義引莊子冬則擣鼈於江國語借魚鼈宋庠補音猶或作擣又作藉說文籍刺也从手藉省聲無擣字廣韻籍擣同在覺韻籍取魚籍也士角切擣引莊子側角切又音蹕籍又見陌韻刺也引國語測戟切又見昔韻打也秦昔切黃公紹韻會則以擣爲籍覺韻有擣無籍集韻又以籍爲擣此从蜀从昔聲字輾轉之譌也往往通借蓋

狼臠卽狼籍也注又言似今膏屨說文無屨字玉篇云饋子

旦切以羹澆飯也屨古文是屨爲說文饋重文今本脫耳屨

从食屨省聲字亦作屨俗譌作屨讀之然反又音贊與饗音

同字異也漢時膏屨之法劉熙釋名云肺臠今本作膳太臠平御覽作臠

饋也全米糝之如膏饋也說文云臙切孰肉內於血中和也
 讀若遜肺臙一名臙饋馬融周易注有骨謂之肺廣雅云肺
 脯也孰肺內血中濡炙之謂之肺臙和以稻米謂之臙饋以
 肝骨為醢亦若此矣則未知其為肝與未知其為肺與然既
 言醢必有肉肝與膏皆非肉也齊民要術有肝炙其法似肝
 骨蓋本之鄭注耳說文云臙牛腸脂也詩曰取其血臙或作
 骨既言狗肝則其骨非牛腸脂矣以詩信南山及禮郊特牲
 祭義證之骨專指牛牲言非泛言羊豕犬齊民要術肝炙法
 云以羊絡肚臙元注素干反廣韻臙脂肪蘇干反脂裹橫穿炙之不言骨也
 則記言其骨狗肝當為胸肺字之誤謂牛肺也說文云胸脯
 挺也何休公羊解詁云屈曰胸伸曰臙昭二十五年取胸肺者便

臙之以骨濡炙之者濡血炙之言骨則必有血也上和糝不
 蓼注云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以米和羹
 謂之糝糝則不蓼肺骨言不蓼和稻米可知上炮言為稻粉
 糝浚之以為醢以付豚疏謂醢為粥說文云賈侍中以醢為
 醬清稻粉不得有醬清而醬清又不可付豚是醢亦當為醢
 糜之醢矣肺骨言取稻米舉糝浚之小切狼臙膏以與稻米
 為醢法與炮同唯稻粉稻米異耳蓋豚全用粉脯析用米狼
 籍盛也小切牛脯盛置其膏中所謂藉脯是也是炮與肺骨
 皆可以為醢食矣糜之類有糝有醢臙熬即今饊也玉篇廣韻皆云
 饊糜糜讀莫波反字苑別作糜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邱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

以不長何試上自子忠名彌彰

楚辭天問

按王逸注引邳子之女生子文棄諸夢中又謂堵敖楚賢人皆甚可笑者古均文不與勝協而子文之事亦與吳光無涉洪興祖補注本有一云何環闔穿社以及邱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以有是淫是蕩之文故王注從而誤解知今本為傳寫之失也左傳吳入郢以班處宮史記楚世家吳兵入郢辱平王之墓故曰環闔穿社以及邱陵與勝均蓋以吳喻秦也是淫是蕩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子忠名彌彰蕩與長彰均堵敖楚文王子熊羆也左傳莊十四年楚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史記楚世家楚文王熊貲立十三年卒子熊羆立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

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為成王四十六年為太子商臣所弑十二諸侯年表魯莊公十八年楚堵敖羆元年魯莊公二十三年楚成王惲元年魯文公二年楚穆王商臣元年以左傳核之唯楚穆王商臣元年為合則以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顛見於文元年經也至堵敖成王之事不見於經左傳亦不言其弑立無年月可攷故約略書之然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四年荆入蔡皆見於經者也楚滅息在莘役後入蔡肯左傳莊十九年楚文王伐黃六月庚申卒是莊廿年為堵敖元年時堵敖成王皆幼豈有羈卯之年遂行篡立之事哉左傳莊廿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君弱故也莊卅年楚公子元歸自

伐鄭而處王宮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蓋成王之篡堵敖當由子元之所廢立子元外而子文爲令尹至僖廿三年楚人伐陳子文以爲成得臣之功使之代已其閒三仕三已雖不盡可攷然堵敖之時主少國危公子元以庶孽執國政有無君之心而若敖氏世爲令尹子文早有尊主庇民之望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其必出子文而後弑堵敖而後處王宮此可以事理推而知也方其是淫是蕩包藏禍心子文必早言之故曰吾告堵敖以不長吾當爲悟覺也覺告君以禍亂之萌漸于是子文不容於楚矣吾意堵敖之欲殺其弟必子元教之熊惲奔隨自隨襲弑堵敖必子元啟之彼將還玩二君於股掌之上以陰肆其毒及身外而弑上自

子之臯狀始暴露於國人然後知子文之忠不已晚乎蓋悼堵敖之被劫殺大禍而終未悟以痛懷王也子蘭與鄭襄比以致懷王客外於秦其入武關也太子爲質在齊而楚大臣欲立懷王子在國者賴昭睢言而計沮是子蘭陷君父於虎狼之秦意在奪適而自子故援子元之比以誅其心此子蘭所以聞而大怒也悲夫環閭穿社以及邱陵蓋豫見拔鄢郢燒夷陵之禍矣其如頃襄君臣之不悟何哉太史公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知招魂哀郢之志斯知天問之志與一本以下有楚字弑作誠蓋皆傳會王注而妄改者也

擇於諸母與可者注諸母眾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

禮記疏二十八

按傳御之屬孔不釋其義而陸亦無可音里師相授讀可如

字列女傳魏節乳母章引禮爲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使爲子師次爲慈母次爲保母可作阿讀烏何反說文云袞女師也从女加聲杜林說加教於女也讀若阿是可者之可字當作袞可與阿皆假借也喪服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疏引鄭內則注傅御之屬以爲諸母之外別有傅姆御妾之等有德行者可以充三母也是賈亦讀可如字故棘傅姆與妾御釋之其實鄭專指妾御言可讀阿廣雅云阿近也鄭於毛詩箋以傅御爲貳王治事是訓傅爲貳按列女傳衛宗二順有衛夫人及其傅妾傅妾卽鄭注所云傅御明傅訓貳非訓姆也蓋謂諸母是父之眾妾其近者則眾妾之貳若左氏傳使助葺氏之造是也然父之眾妾旣謂之諸母則可

者必非眾妾之貳何也三母皆尊於乳母故鄭於三母之次言士妻食乳之而已明乳母不得與三母並也蓋諸母之外唯有女師女師者諸母之師也旣爲諸母之師故擇以爲子師後世阿保之名由此起也會子問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而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鄭氏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言適妻子者明不必長子也又引內則之文以證之歷舉子師慈母保母并食母云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其不慈己則總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無諸母可者之別而皆謂之庶母明可者眾妾之貳也彼眾妾之貳與諸母等乎抑與諸母異乎皆爲之小功乎若賤者則謂之乳母矣若非賤者

則亦庶母也又奚必殊其文曰與可者乎是可者之爲女師無疑己女師謂之娒又謂之媢說文云媢女師也从女每聲讀若母經典作媢鄭士昏禮注云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疏謂漢時乳母與古時乳母別明五十無子者不得食乳之鄭特況以漢法非謂媢爲乳母也女師之爲三母者與外傳同無服非庶母慈己者比也凡乳母庶母慈己者之服皆父之妾特有貴賤之別耳士爲庶母總大夫以上無服大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國君之子無服則禮曷云慈母如母也曰傳固言之矣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慈母外則喪之二年如母貴父之命

也魯昭公齊歸之子其十一年五月齊歸薨明非妾子之無母者昭公以父命爲母之服服君命教子之慈母故孔子非之何也天子練冠以居庶子王爲其母之服也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故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與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者異慈母如母三年者庶子不爲父後故得申父卒爲母之服父在則各以其等降也若庶母慈己者之服以慈己加又與士爲庶母總以名服者異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三年而適妻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加於士爲庶母之服仁之至義之盡也故三母之名同而諸母與可者不可不辨也繼諸母而言可者明是傅媢非御妾也

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傳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惟不可

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正義曰覆之為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

為勉尚書疏十七

釋文覆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

薛季宣書古文訓亦作覆

玉篇首部覆武郎切周書云汝乃是弗覆覆勉也

廣韻十一覆莫郎切勉也

王光祿鳴盛云覆字說文所無徐邈讀若芒當从菅省聲而

从侵則無義鄭訓勉釋詁孟字有勉訓班固幽通賦孟晉迨

羣曹大家注孟勉也秦本紀芒卯索隱引譙周云即孟卯然

則此字鄭必作孟引鄭者就偽孔改也

按孟有勉訓古音孟與芒聲相近固不待言然書本作覆以

馬鄭王皆訓勉遂改作孟終不得其說凡破讀必形聲相近

之字而孟與覆非形亦非聲也何以知其譌轉之由覆既讀

芒菅亦非聲古音芒菅本不同部且菅即是聲侵从何部玉

篇从苜尤謬於六書之義概無取焉說文寤病臥也从寤省

寤省聲寤籀文寤省寤臥也从宀曼聲寤宀皆部首也即偏

玉篇寤且密切臥也或作寤寤籀文宀又寤且荏切寤臥也

論語曰寢不言寢寢並同上寤是寤為寤室之寤籀省作曼

寤為寤臥之寤隸省作寤雖古今字通借相椀而部分猶自

秩然廣韻四十寤室也臥也七稔切寤上同見說文寢上同

見經典寢說文曰病臥也是寤既訓臥又通作寢故別寤部

之寤為病臥不知凡从寤者如寤寐之等皆寤省也唯病从

寤丙聲訓臥驚病也丙即病字之省則寤於病無施明矣釋
 名釋宮室云寢寢也所寢息也又釋姿容云寢權假臥之名
 也寢侵也侵損事功也是俗字以寢亂寢之證然寢室與寤
 臥未始無別也蓋說文寢聲从侵本棘會意侵漸進也从人
 又持帚若埽之進也會意小徐本又手也雅熙本是寢取埽室布
 席之義當次室下從廣韻云臥室也从宀从侵侵亦聲寤聲
 从寢籀文寢當從玉篇云寢臥也从寢省寢省聲不知何時
 刪寢解之寢字為臥也改寤解之寢字為病臥也而兩字之
 椀為一自說文始矣漢隸寤借夢故寤作寤見張表碑又隸并作
 𠄎與亻相近是寤即寤之隸省蓋尚書今文如此而馬鄭王
 所見古文或別作寤而聲轉讀孟寤孟同母字也訓勉至東晉古文

則讀從古文而字又誤從今文也然不寤見周書度邑周公
 營洛本武王度邑之訓故述以告成王乃當為仍言成王聽
 度邑之訓而能即武王之未定天保具明不寤乃時思不長
 久哉不寤之義較不孟為長東晉古文存此誤文其有功於
 伏生所授不尠也

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傳云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
 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
 之正義云攷工記玉人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
 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以奠康王所位
 以明正位為天子也又云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
 本行大保必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
 奠於位六字

故不得執之大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據此可證以介禮圭為守圭之誤

於尊本誤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

之名也據此可見同為爵名雖本鄭注亦無別證玉人云天子執琖四寸以朝諸侯

鄭注云名玉曰冒者吉德能覆蓋天下也又云鄭氏云上宗猶

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

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琖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尚書

疏寸

按東晉古文尚書傳於同瑁多本鄭氏說疏雖附傳時有疑

義此疏優於傳也三國志虞翻傳注翻別傳載翻奏鄭氏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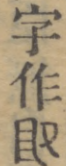

尚書違失事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曰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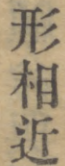
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又云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

謂之酒杯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又云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

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

得猶愈於元然鄭固失之虞亦未為得也攷之古文周卣卣

字作 載西清古鑑 寅盥卣字作 載宋薛尚功鍾鼎彝器款識 與冒字

形相近吳盤加作 與同字形相近 其器在揚州洪氏 古加罕通卣

以奉鬯舉以奠之白虎通義爵篇引尚書再拜與對乃受銅

無瑁字 元大德本如此俗本從東晉古文增瑁也二字 古者喪不貳事故喪三年不

祭唯祭天地社稷天地社稷之祭吉禮也此天子諸侯之禮

異於士禮者也天子為天地主諸侯為社稷主主其祭也雖

三年之喪不敢廢重其受之於先君者也重命也重父命也

重君命也重天命也一也天子諸侯之踰年即位與天子之

既殯而受顧命雖於禮行之有漸而其不可以喪禮行之一也此天子諸侯之禮異於士禮者也諸侯亦有受顧命禮乎曰有之推諸侯之踰年卽位知天子亦踰年卽位推天子之既殯而受顧命知諸侯亦既殯而受顧命也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衣士服上受爵命於天子白虎通曰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也諸侯之顧命父命也其受顧命與天子同乎曰諸侯三年喪畢必上受爵命於天子明臣無自爵之義固然而諸侯踰年卽位踰年可以卽位則既殯亦可以受顧命其與三年喪畢受爵命於義兩無傷也且諸侯之適子固已誓於天子矣胡爲不可以受其父之顧命乎受顧命之禮子受之於父卽臣受之於君卽天子受之於

天其不可以喪禮行之明矣諸侯受之於天子猶天子受之於天也重命也此天子諸侯之禮異於士禮者也顧命一篇記天子受顧命之禮非記天子之喪禮也唯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是承成王崩而言蓋受顧命諸臣既受命則集於庭不敢退王崩則所以保護嗣王者不敢忽故必言大保命嗣王受顧命於路寢則大僕掌之故言伯相命伯相伯長也僕大師也射大師亦在焉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也路寢殯宮也殯宮可行吉禮乎曰然然而天子之受顧命固不可以喪禮行之也受顧命之禮所以正先君之終卽位之禮所以正嗣君之始聖人之制禮未嘗不關盛衰焉黼

依綴衣牖間南鄉此新陟王之憑玉几以道揚末命者也伯相所正之服位先王之服位也受父之命於此受君之命受天之命於此非一家之事比也安得以喪禮行之故王麻冕黼裳吉禮也大保大史大宗彤裳吉禮也卿士邦君蟻裳於此無事則變其裳色明以受顧命爲重故執事者皆從吉禮也大史秉書顧命之冊書也受命必裸大保承介圭上宗奉鬯卣皆所以行裸禮者也鬯殷釀也卣鬱鬯尊也介圭裸圭也不言瓚何以知非鎮圭大保秉璋以酢璋瓚也言璋不言瓚知圭瓚亦不必言瓚也王受卣不言受瓚受卣則受瓚從可知三宿宿摛也摛引也挹卣以實瓚也三祭裸也三託奠畢也大保受鬯降然後取異鬯及璋瓚以酢不言升者亦從可知授宗人鬯然後拜受鬯然後祭齊不言璋亦從可知王祭而不齊大保齊而不啐禮有降殺也大保不言宿略也宅亦託也奠畢也不言上宗奉鬯卣降從可知也故王以下皆不言降大保獨言降言其以諸侯出也至是而受顧命之禮畢矣曷爲於廟門俟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鄭氏注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廟門俟者侯王受享於廟也王不行朝覲之禮而諸侯不敢不享者明臣禮也其臣職也王出在應門之內者辭禮於諸侯也諸侯入應門再拜稽首奠圭奠幣者王不受朝諸侯不敢不享也王義嗣嗣當爲詞詞辭也義辭固辭也則圭幣皆還之矣王進至二而答拜大保芮伯進而告誡於王王乃報誥於諸侯自此以下爲康王之誥

終之以王釋冕反喪服則諒闇三年天子之喪禮也故論語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鬻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此天子諸侯之禮同於士禮者也故經者常也五常之道也聖人所以立萬世之法也書之教疏通知遠由天子之禮之異於士禮者而益明天子之禮之同於士禮者然後一簡一冊無不可為萬世法先儒於顧命之篇聚訟久矣故卽同瑁之異文而推衍其說

不我能慍傳慍養也箋云慍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正義曰徧檢諸本皆云慍養孫毓引傳云慍興非也爾雅不訓慍為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為驕詩疏二之二

釋文能慍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

臧用中庸拜經日記說文心部慍起也引詩能不我慍蓼莪附我

畜我箋亦云畜起也嘗綜論之毛傳為興說文為起鄭箋為驕其義互

相足驕樂正興起之誼箋申毛非改毛也王肅好難鄭改傳

興為養正義反斥慍興為非賴有孫陸兩家所引藉以攷正

學者可知擇所從矣

按說文所引雖是毛詩而慍起之訓未必卽合傳義且蓼莪以起訓畜與王肅訓慍為養皆慍畜之借亦未甚相遠也以文義求之不能我養就既棄之後言繹就其深矣以下三章皆追數昔事冀其悔改故曰昔育恐育鞠又曰不念昔者唯比予于毒及既詒我肄始言見棄耳毛詩多假借傳亦多假

借說文女部媼也媼說也又媼說也詩借媼為媼傳借興為媼言不能我說反以為媼也推所以見棄之故非言既棄而不養王義迂矣鄭訓驕者亦驕寵意與說互相足又可為臧說廣一義也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陟彼砠矣傳石山戴土曰砠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土戴石為砠孫炎曰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砠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詩疏一之二

釋文崔徂回反嵬五回反毛公云字之誤崔嵬土山之戴石者毛此注及下釋與爾雅同砠本亦作砠同七餘反毛云石山之戴土也

臧用中庸拜經日記此當從毛詩傳孫郭本爾雅誤也本是土山石載其巔故形崔嵬然崔嵬目上石也且薦也砠从且石在下若且薦土然故曰砠砠目下石也說文山部砠石戴土也从山且聲詩曰陟彼砠矣釋名石載土曰砠砠臚然也土載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皆與毛傳同

按釋文謂傳與爾雅同則正義所引爾雅為孫叔然誤本無疑郭襲孫注故亦誤臧用中云

陟彼砠兮傳山無草木曰砠陟彼砠兮傳山有草木曰砠正義曰釋山云有草木砠無草木砠傳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詩疏五之三

釋文砠音戶毛云山無草木曰砠此傳及解砠其爾雅不同

王肅依爾雅岷音起

爾雅多草木岷無草木岷注皆見詩釋文岷三蒼字林聲類
並云猶岷字阮孝緒字略音古開反

說文岷山有草木也从山古聲詩曰陟彼岷兮岷山無草木
也从山已聲詩曰陟彼岷兮

釋名山有草木曰岷岷也人所枯取以為事用也山無草
木曰岷岷也無所生也

段氏玉裁詩經小學爾雅說文皆誤與毛傳相反岷之言瓠
落也岷之言芟滋也臧用中從段義

王學士引之曰崔嵬字岷字當以說文釋名正爾雅之譌岷
岷當以說文釋名正毛傳之譌

抑若揚兮傳抑美色揚廣揚正義曰抑諸本皆脫然而美者其

額上揚廣兮又曰揚是頽之別名抑為揚之貌故知抑為美色

頽貴闊故言揚廣揚詩疏五

按假樂威儀抑抑傳抑抑美也正義曰抑傳以抑抑為密則

是密審故所以為美也抑抑密也釋訓文抑抑本訓密而毛

又訓美知抑別訓美毛公必有所受不必盡同爾雅也揚謂

眉上詰訓最古東漢以下章句家皆無之并不見於爾雅唯

毛詩揚且之哲也傳揚眉上廣揚且之顏也傳揚廣揚而顏

角豐滿清揚婉兮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及此傳凡四

見而皆無箋是鄭氏注經時古訓詰已多不傳者矣何以明

之禮玉藻記盛氣顛實揚休鄭氏注云顛讀為闐揚讀為陽

聲之誤也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體物也玉色注云色不變也說文顛頂也鄭必破字為闐知注禮在箋

詩前以揚與顛不類也今以毛義推之揚眉上廣休讀為煦

攷工記夫角之本覺於割而休於氣注煦烝也說文言氣之盛上滿顛頂烝於眉

字之間也文選七發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

宅李善注云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氣必

見大宅未詳周書官人作陽喜大戴記同陽揚同即眉宇之

間五氣必見於眉宇故有陽喜有陽怒而皆謂之陽氣氣之

見於眉宇者也盛氣顛實所謂幾滿大宅也實滿也毛詩有實其猗

傳盛氣顛實揚休玉色即以為詩之義疏也可莊子秋水目

眦洋音義司馬崔云眦洋猶望羊仰視貌釋名望佯佯陽也

言陽氣在上舉頭高似若望之然也史記孔子世家曰且如

望羊本皆誤且作眼說文且望遠合也家語作曠王肅注望

羊遠視也陽氣即盛氣之烝於眉宇之間者也揚陽羊佯洋

皆一字之通借也

憂心如惓傳惓燔也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

俱視女之所為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正義曰如惓之字說文

作炙訓為小熟也灼炙燒也爛火熟也皆火燒之字故云如火

灼爛之矣詩疏十一之二

釋文如惓徒藍反又音炎燔也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

炙字才廉反小熟也

段氏玉裁云毛詩本作如炙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何人始

作如惓惓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於說文惓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惓六字而毛詩之真沒矣此傳曰熒燔也瓠葉傳曰如火曰燔說文燔熱也熒小熱也熱加火也與毛傳合而今詩譌炎改惓雲漢如炎如焚傳炎燎也而今本亦譌惓矣

按雍熙本說文引唐韻熒直廉切繫傳朱翔音長廉反廣韻二十四鹽四熒字林云小熱也直廉切玉篇熒徒甘切燎也小熱也又惓徒甘切憂也是玉篇訓與毛傳說文合讀與節南山音義徒藍反雲漢音義音談同蓋毛詩以惓熒音同假借非後人妄改也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甯忍予傳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為民父母也箋云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今曾無助

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為施忍於我不使天雨詩疏十八之二

按疏誤會傳以百辟卿士釋先正并疑箋亦承傳為說與月令注所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者不同反覆辨論以申其義不知傳本以百辟詁羣公以卿士詁先正合傳於經時文在羣公先正經下故不別出羣公先正句及附箋於傳又邇箋本注在經胡甯忍予下傳百辟卿士也與文武為民父母也相連故增入先正二字以別之猶經典釋文單行本割截經傳二字標音義之上是也至箋所謂百辟卿士雩祀所及即據月令成文以釋傳安得自生異同又傳文武為民父母也文亦在父母先祖經下故不別出父母先祖句先祖二字亦附箋時增入傳止言父母不言先祖箋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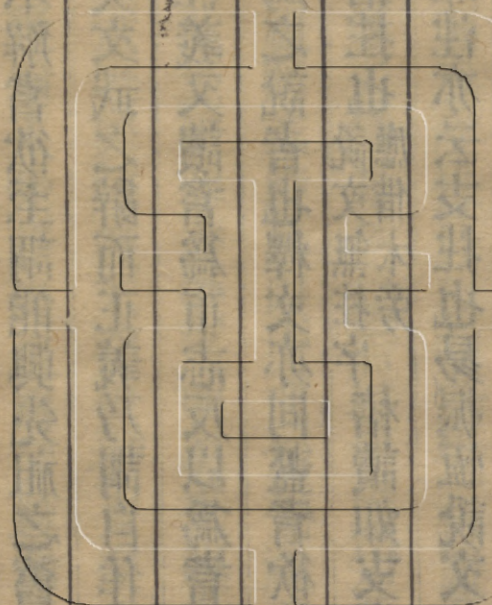
言先祖後言文武功明以先祖謂后稷父母謂文武疏又誤讀
 傳先祖文武句為民父母也句以先祖父母為一知其難通
 又言於民則為父母於周則為先祖曲申其說不知鄭前經
 后稷不克箋云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鄭既以
 后稷為先祖則不應又以文武為先神明矣先祖于推箋不
 言文武則此先祖非文武又明矣先祖已見前經故傳止言
 父母謂文武之義疏既不知先捕去羣公先正父母先祖二
 句又不知後增入先正先祖四字過泥傳文致有斯謬今傳
 既別行應增入羣公父母四字經句既完傳義自明矣
 興舊者欲作率慶土注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之言事也言
 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正義曰興舊者欲者

言父圉能興行先祖舊德嗜欲所為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
 事也言孔悝能起發依循善事禮記疏四十九

釋文者欲市志反

按鄭注不解者欲至謂能興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是
 二句為美文武之辭而正義乃謂自作率慶事以下皆指此
 悝顯違注義又讀者為市志反以為者欲所為則鄭所闕疑
 而必強為之說者也釋文亦同蓋者欲皆假借字者為楷省
 釋言曰楷拄也說文無拄字應借木旁楷讀如支字亦作支國語天之
 所支韋昭注亦云支拄也易振恆說文作楷恆以同聲轉借
 楷章移反振章勺反鍾鼎古文以耆為振亦假借也欲當為俗字之誤
 荀子由俗謂之道盡嗛矣楊倞注俗當為欲劉熙釋名俗欲

也俗人所欲也俗欲字本相近言文叔能興舊典以振末俗也次句當從鄭讀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二十九終

湘陰吳光堯校
長沙王先慎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四十一

南菁書院

詩書古訓一

儀徵阮元芸臺著

詩

尚書舜典詩言志

論語泰伯子曰興於詩

季氏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

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陽貨子曰小子

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

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孟子雜婁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禮記王制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

樂記詩言其志也

經

解溫柔敦厚詩教也